

向日葵们百感交集

——许江和他的“葵”

余华

我在初春里走入许江租来的画室，某种强烈的气息迎面而来，瞬间笼罩了我的身心。我心想，是油彩的气息吗？可能是。我的感受是气息在那一刻出现了形象，仿佛是一堵沉默的高墙，或者是一排无声的巨浪。整整一个下午，我和许江说话之时，总是忍不住暗暗猜测这是什么气息？我看看四周的白墙和脚下黑色的水泥地，有一些不久前粉刷过的迹象，我问许江：“是油漆的气味，还是油彩的气味？”许江茫然地摇头说：“不知道。”

许江似乎不知道我在问些什么。现在我在远离许江画室的屋子里写作这篇文章时，这气息又出现了，我突然明白：这是我们的向日葵的气息。

我记忆中的向日葵蜂拥而来了，我的童年也跟着它们回来了。1955年出生的许江，1960年出生的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素不相识的人们，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记忆，是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一个意象。它们散落在我们记忆的土地上，一两株，两三株，在墙角，在田边，在树旁，害羞胆小，可是内心纯洁，一生的努力只是为了仰望太阳。就像童年的我们，赤脚的孩子，衣服满是补丁的孩子，饥饿的孩子，可是我们有一个毛泽东，这就足够了。正是向日葵在那个时代的象征意义，建立了我们这些穷孩子和毛泽东的亲密感情。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们这些孩子和毛泽东的关系，就是向日葵和太阳的关系。

然后我们长大了，我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向日葵曾经有过的辉煌象征意义也在逐渐的陈旧里失去了，它们现在以一种可怜巴巴的方式显示自己仍然存在，在超市的货架上，葵花子被装在透明的和不透明的袋子里。向日葵在中国的命运，就是一个时代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命运。今天还有谁记得它们昔日的光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吃着葵花子时，也没有因此记起自己童年里激动人心的向日葵。我们的向日葵，已经没有了强大的精神意义，只剩下渺小的食物价值。

很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一个人

让我们的向日葵复活了。这位被称为中国表现主义代表人物的许江，历时近5年，完成了这组《被拯救的葵园》巨型作品。在许江的画室里，在巨幅画布上，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感到仿佛是世界各地的向日葵团体都派来了它们的代表，这些代表们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经沧桑，汇集到了这里，它们疲惫的神态里洋溢着兴奋，而在兴奋里又表达了忧心忡忡……

向日葵们百感交集地聚集在许江的画布上。看着它们，我感受到了难以言传的和谐，这样的和谐不是小桥流水或者阳春白雪的和谐，而是类似瓦格纳音乐的和谐，是强化了再强化之后达到的和谐。

《被拯救的葵园》是组合的作品，许江或许觉得画布上强烈之后的和谐仍然没有表达他的全部，他内心深处还有两种极端的情感需要释放，极其坚硬的情感和极其柔软的情感，于是他完成了巨大的金属雕塑的葵林，再用白蜡完成了小巧的葵花。这就是许江的风格，用巨大的反差来制造崭新的和谐。

现在，《被拯救的葵园》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时，我在纽约，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当我在曼哈顿峡谷般的街道上行走时，我会想象上海美术馆里的冲击感，比我在许江画室里的感受强烈得多，我会忍不住说上一句粗话：他妈的！

当然，我也会回想起坐在许江画室里的情景，我们面对面，在他满是油彩污渍的桌子上，各取一支小雪茄，点燃吸上几口。我问



许江

许江：“是什么，让你创作了《被拯救的葵园》？”

许江立刻激动了，他说话时右手伸向了我，像是伸向画布那样有力。他声音响亮，神情虔诚庄重，回忆起了2003年在土耳其大平原上，看到葵原无边无际时的震撼。许江的风格，用巨大的元旦之夜，他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那葵与大地同体同色，风烧火燎一般，熠熠然闪着铜光。那葵林立的曼哈顿，只在秋夏之间。眼见到的却是废墟般的庄重。生命如此倏忽，却又要在原野上守候着自己，守候一场辉煌的老去。那铜色的葵并不向着太阳，却独自倾心，向着同一方向，那里曾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天与地的灵犀被这种神秘的牵联，被这庄重的表情所激活。大自然的神性将这一幕永远塑

在大地上。”

许江在那一刻获得如此丰富、广阔和深远的感受，我想这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向日葵记忆，这个记忆犹如一个火星，点燃了土耳其大平原无垠的葵原之火，给予了许江熊熊燃烧的激情和灵感。也可以这么说，无垠的葵原唤醒了许江童年的向日葵，童年的向日葵又唤醒了许江全部的人生经历和感受，这样的经历和感受也是一个时代过去和另一个时代来到的经历和感受。《被拯救的葵园》就这样诞生了。

我想起了《千零一夜》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巴格达的富人，因为富有而不愿工作，又热衷于奢侈的生活，最后坐吃山空，沦落为一个穷人。然后他每天梦想如何恢复过去的富裕生活，有一天



秋葵会否变红(油画) 许江

我的名字叫红

——走近画家喻红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喻红

1993年，导演王小帅拍了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这部在1999年被BBC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的一百部佳片之一”的影片，讲述了两个年轻画家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故事。故事的原型和主角即是王小帅美院附中的同学——画家刘小东、喻红夫妇。唯一与主角真实生活不同的是，王小帅在故事的结尾处做了修改——女人选择了出国，男人最终进了精神病院。

16年后，王小帅再次执导了一部纪录片《与冬春有关的日子》，故事的女主角仍为喻红，而为配合喻红4月10日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个展“时间内外”，还特别制作了纪录片《我的名字叫红》。

喻红将两次合作称为“机缘”，认为是命中注定。“人生的道路其实很窄，很多事情都是注定好的。”

画家喻红

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喻红，不是那种追新逐潮的画家，她喜欢画自己有所感悟的

东西，那种由细节构成的小世界，加上纯正的现实主义手法，使每一幅画面都隐约透出一丝沉浸于心事的叙事气氛和对生命的思考。但叙事并不是喻红作品中的主要特征，更多的是隐喻和象征。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新生代画家崭露头角时，喻红的画就被认为有自传性质。从1993年前对青春的茫然，到90年代中后期的“目击成长”系列，到2003年以后的“她”系列，以及《春恋图》、《天梯》等，喻红的作品也随着自身经历发生着一系列变化，从最初的懵懂逐渐过渡到对人性的探索。“我生活在人群里，发现了许多令人心灵感动又无法言表的东西，这些都是关于人性的敏感、脆弱、尊严、隔膜、无助、真诚和情爱的故事……所有人都被它驱使着，于是生活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它们就成了我作品的主题。”喻红曾这样表述。

从1988年毕业至今，喻红画过很多题材，也做过很多材质的尝试，但核心只有一个：对生命不确定和对生命短暂的把握。在即将举办的“时间内外”展中，这一核心被充分体现，“目击成长”系列和喻红在2007年至2008年间创作的一批新作引人注目。其中，耗时两年完成的2.5米×12米油画《春恋图》和6米×6米油画《天梯》，是喻红近年来的潜心之作。

《春恋图》是跟据中国古代的《捣练图》创作而成。在这幅作品

中，原画完整的叙事性被打断，每一个片段都是独立的，每一个画中的女性也都是个体。《天梯》则根据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宗教藏画《天梯》的构图而创作，原画是关于宗教、修行和救赎的历程，在上帝指引下很多人在修行之路上行走，也很多被魔鬼诱惑掉入地狱。但喻红的《天梯》上行走的都是世俗凡人，梯子无头无尾，人们忙碌盲目，有人到了尽头会落下来，但依然面对快乐和享受。

喻红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或坚毅或脆弱或新锐的中国普通人此时此刻的生活，这种对古代经典作品的“再读”与“再创”她将持续下去。“展览结束后，我会继续和中国及东南亚的一些古典绘画‘沟通’，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而喻红在树脂雕塑里镶嵌丝绸的创作，亦是其对新材质的探索。“我非常喜欢水墨画，希望能将自己的感觉和水墨结合起来，在尝试过布、麻等10多种材料后，最终选择了丝绸。丝绸是一个很华丽又很脆弱的材质，人物在上面也会飘动，跟我作品中关于人生的隐喻有着很大关系。”

“目击成长”是喻红从1999年到2008年间创作的系列作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时代新闻照片，另一部分是她以自己 and 女儿为对象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均以年为单位，通过时代的新闻图像和个人自传性绘画的对

比，映射出从1966年画家出生到现在的中国社会的时事变迁。

师喻红

喻红在生活中和绘画上有着自己的坚持，不是那种容易被外部环境影响的人。有意思的是，市场很好的喻红却喜欢慢慢画画，不喜欢把事情排得很满，因为“太火了就太累了”。她更享受金融危机带来的闲适，“可以沉下心来搞创作”。

从1986年第一次在上海参加全国美展至今，20年间喻红已参加了众多的国内外重要展览，但她很不喜欢近年来展览越来越具有时效性的倾向，如反恐、环保等。“我是一个体验型的人，只有真正触动内心时才会去画，并不是单纯记录重大事件。我不喜欢所谓的时效性，因为这样会离开艺术的本体。艺术应该参与生活，关注社会，但绘画不能变成新闻报道，而且永远不能和媒体相比。绘画和雕塑等形式，也永远达不到媒体的力度。艺术讨论的应该是人性和本质。”喻红说。

身为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和研究生的老师，喻红很看重学生自身对艺术的热爱程度。“如今的学生比我大学时代要多得多，社会也给了学生无限的可能性，很多画廊会直接找学生签约，这对他们冲击很大。虽然学艺术的人多，但真正喜欢艺术的人却很少，这也是很多学生毕业后不再画画的原因。”在喻红看来，艺术家如

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有人在梦中告诉他：“你的财富在开罗。”这个人第二天就向着开罗出发，历尽艰难，终于来到了开罗，可是不知道自己的财富在哪里，天黑了只好到清真寺过夜。他刚刚睡着，几个强盗因为抢劫被警察追捕，也逃进了清真寺，警察追进清真寺以后，将这个巴格达人和强盗一起逮捕。当晚警察局长亲自审问这个巴格达人，这个巴格达人将自己来开罗的原因告诉了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听后大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笨蛋，做一个梦就不远千里来到开罗。警察局长告诉这个巴格达人，曾经有人三次在梦中告诉他，他的财富在巴格达，而且还有详细的地址描述，在一个什么样的院子里的一棵什么样的树的下面，埋藏着财富。可是警察局长不信这些。警察局长说完自己的梦以后，就释放了这个巴格达人。这个巴格达人再次历尽艰难，回到家中，警察局长描述的院子和树木很像他自己家里的场景，他回家后立刻在那棵树下挖掘，果然挖出丰富的财宝。

这个故事的美妙之处，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里都隐藏着巨大的财富，可是身在其中往往麻木不仁，有时候远离了自己习惯的生活，置身于陌生之地，陌生之地发生的一件事，看到的一个景物，就会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能让我们明白自己人生的宝藏究竟在哪里。

2003年许江站在土耳其大平原上，看见一望无际的葵原时，他也看见了《被拯救的葵园》的藏宝图。童年、成长、情感、历史、现实、天空、大地、生命、感恩、拯救等等纷至沓来，汇集到许江的内心和情感里，示威游行，逼迫许江将它们太多的和各不相同的诉求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面对这组巨型美术作品时，我们也有太多的和各不相同的感受。向日葵们百感交集，我们也同样百感交集。



秋葵会否变红(油画) 许江

何看待艺术非常重要，“因为诱惑太多，很难控制。”尤其是那些已和画廊签约、做展览的学生。“他们进入市场后，很快便面临作品卖还是不卖、卖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被市场吃掉。”喻红认为，市场消解一个艺术家非常快，如果一味追随市场只会画出很多雷同的作品，以致被框住而失去其他的可能性。

在喻红看来，“80后”也有很聪明、很有冲击力的年轻艺术家，但他们也存在误区，“比如，好像不画卡通就没人承认。媒体导向很重要，如果你不在这个潮流里，就没有办展览和卖画的机会。就像前几年你不画水乡和穿着中国古代服装的姑娘，就卖不出去画一样。”

对于年轻人的建议，喻红有两点：首先问自己是不是真喜欢这个行业，其次再问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艺术。“如果能明确地回答，就一定能做好！”喻红说。



天梯 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藏画



女人的衣裳(彩墨) 潘一杭

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招收第一批学生。当时盛况空前，共有5万名考生竞技场，最终仅录取了47人，杭州人潘一杭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1986年，辞去湖南师大教授一职，潘一杭去了大西洋西岸的这座巨城。然而，到了纽约，潘一杭置身于各种画廊和展览时，却感到相当迷茫：“记得曾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现场什么也没有，后来来了一个人，拔出一把枪，朝自己的手开了一枪，这就是开幕式。”

纽约以不同的方式，给每一个身处纽约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潘一杭曾经以为在国内学到了很多，“去了之后，发现只是学了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落、一个方块而已。”

4月8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的“彩墨生活——潘一杭近作展”，是潘一杭自2008年在杭州、上海、南通等地举办展览后，在北京亮相的首次个展。在以“生活”为题的此次展览中，他刻意表现了自己旅美生涯中的诸多细节，温馨的家庭、喧闹的泳池，等等，无不展现了艺术家20多年来积淀的情感。中国画材质的

使用与西方绘画技法的结合，亦凸显了潘一杭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的丰硕成果。

早在考入浙江美院前，潘一杭创作的人物画《闪闪的红星》就被制作成印刷品公开出售，与章晓明合作的《新安江水电站》被选登在《工农兵画报》的封面上。这些荣誉与成绩所带来的光环并没有使他迷失自我的方向，迈出校门的他也并没有满足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所带来的安逸生活，艺术道路上的困惑与探索艺术本质的求知精神使他毅然辞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一职，汇入时代的潮流赴美留学，在美国当代抽象派大师Grace Hartigan的亲自指导下，开始更为深入地研究艺术表现形式及艺术精神，不断寻求中西艺术融合之道。2008年，潘一杭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举办个展，成为77级毕业生中返母校办展的第一人。

如今，在海外游历20余年的潘一杭携带近年来精心绘制的作品回到故土，正如20世纪早期海外归来的老一辈艺术家们一样，他的作品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轻松放逸的笔调中透出某种印象派画风的气息，绚丽斑斓的色彩带着些微平面装饰的趣味，弥散着温馨幽雅的情调，这些西方的艺术元素与中国水墨完

美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家自我对中国传统水墨本质的理解和追索，更可知悉画家在艺术媒介及语言上的熟练掌握和不断探索。

近年来潘一杭的创作围绕三大主题：生活(家庭)、运动(游泳)和抽象(风景)系列。此次展出的作品《试装》属于潘一杭近作中的“生活”系列，绚丽的画面中，3位正在试装的少女，仿佛为接下来要举行的盛大活动做着准备。画家将笔触弱化，用大量鲜艳的色彩代替了线条的造型，红、黄色的强烈对比加强了近似平面化的装饰感，使整幅画面透出一种原生的美感。作品中没有鲜明的主题性，画家只是作为一位旁观者描写着身边生活的细节场景，充满了恬静闲适的气氛，虽然忽视了画面与观者的互动性，却恰恰加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交流，产生一种共鸣。

“运动”系列中的作品《蝶式》、《蛙式》，分别描写了泳池中两种不同泳姿的运动者，画家充分发挥了水墨的多变性质和不可控特点，从而使泳池的水面充满了丰富的变化，而黑色

层次的变化和晕染效果使得运动者的身体充满生命力的动势。“运动”系列与“生活”系列相比，一动一静，恰成比照，交相呼应，反映出潘一杭率真自由的艺术风格，以及在细微的人生经验中寻求艺术本质的探索。

潘一杭曾感言国内艺术家的艺术处境优越于自己，面对国内身价倍增的画家和日益繁荣的艺术市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艺术家不能取巧与投机，不能选择历史，只有历史才能决定一个艺术家的命运。”



潘一杭



天梯(油画) 喻红